

第十一回 卜玉真聞凶盡節

詩曰：

百年伉儷一時休，盼望未遂曾淚流。
秋雨梧桐悲噪鳥，春風桃李惱鳴鳩。
祇為君命牽纏苦，弗顧妾身粉碎瘤。
不怨天兮不怨地，怨農半世逢多憂。

卻說卜玉真之母林氏，既許康夢鶴親身，要待卜世杰到日議成合巹之禮。至次早，卜世杰果到，林氏即與之陳告其前日來求親之蔡允升，即是今日要求的康夢鶴，有詩詞情事為證。世杰聞之，忻然說道：「天下有此天作之合，免我尋覓之勞，真所謂『人有善願，天必從之』。我且問你，是他親來說的，或是托媒婆來說的？」林氏道：「是那大街上一個姓姚名安海的來說，道是他朋友，歇在他書齋裏。你可去拜他，看其容貌醜美，問其情由真假，請他親來俺家，與吾女兒相認。」世杰許諾，遂不遑吃飯，竟往姚安海家去。見得書齋帶鎖，卜世杰向鄰人問道：「姚官人往那裏去？」那鄰人道：「他因漳州一個朋友，銀尋不見，兩人扯到縣裏去審，不知勝負何如。」卜世杰道：「這等請了。」遂奔到縣前遇著姚安海打了出來，傍邊一人道：「天理昭彰，打得好！」世杰拱而問道：「兄說甚麼天理昭彰？」那人道：「兄有所不知，這柱事我都曉得。」乃與告其情由。

卜世杰聞說，吃了一驚，奔告林氏。玉真聽得，淒淒慘慘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他為我死，我必為他已。如今教我怎麼救他？雖然，兒生既不得與之同衾，死願與之同穴，正是《西廂》所謂『從今後，相會少，見面難。月暗西廂，鳳去秦樓，雲飲巫山』是也。」心內想了半晌，說道：「是了，兒不免趕上，跟他同往省城，訴出先時身故，今日回生情由，免他受刑罰，方可救他一命。」遂放下雲鬢，再梳實些兒，兜起繡鞋，再束緊些兒，即日促裝起行。你道如何？誠有不盡慘淡中之素嬌：

無心胭脂西施顰，停手針繡隱娘英。纖纖玉指舒軟玉，扳著雨傘光榮。小小金蓮香步穩，踏過露草芳亭。渾身是膽，遍體皆醒。一心耿耿，兩眼瞪瞪。兜緊服飾錦藏囊，芙蓉簇吟弦，束裝鬢髮雲歸岫，柳絮拖冠纓。飛霜舞雪翳長裙，定電驅風飄裙旌。但但迢迢仍怨怨，悲悲切切又惇惇。

世杰見他堅意要去，亦收拾行李和他同往。一路上風餐露宿，顛顛倒倒，難道這般艱苦。正是：

猿啼鳥叫逢三秋，不是愁人亦帶愁。

死死生生期自誓，時時刻刻為君憂。

世杰、玉真同走在路上，遇一個漢子說：「可憐昨日江中沉一隻船，淹死一十八人。」又一個人說：「還有一個才子，說是漳州人，也淹死了。」世杰父子聽得這話，便住了腳。玉真道：「父親，你去向前問他一個明白。」世杰即叫：「大哥，借問一起。你說沉船淹死漳州才子，敢問是甚麼名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就是康夢鶴。」世杰道：「他為甚麼事在船裏？」那人道：「因被他岳父蔡都司在蔡院告，押解在船上。」

世杰聽了，愁然錯訝，玉真在傍聞之，不覺腿軟，顛仆於荒草之上。世杰扶起，玉真哭不出聲，因喉哽咽，向世杰泣道：「兒今日與父親永訣矣。請坐，受兒四拜。」又向南方拜母親，說：「感謝生育之恩。今為情人已亡，義不可獨存。」遂向石頭磕頭身死。世杰一時勸他不聽，止他不住，沒奈何，將一身攔在石上，兩手把石遮遮掩掩。玉真磕在手肱邊，近在石尖上，是以不死。但見遍身都紅，暈倒石下。世杰叫道：「千萬救我！千萬救我！」那些行路的人都挨進來看，見一個少年婦女，滿面紅血，瞑目不語。大家忙忙脫下衣服來覆他。直至兩個時辰方纔漸漸回魂，又停了半晌，乃能言語。正是：

幽冥永隔淚珠垂，一點丹心向日葵。

生死不移姜桂志，海枯石爛身甘夷

眾人問世杰道：「這一個是你女兒不是？」世杰道：「正是我女兒。」眾人又問道：「為甚麼緣故這等情切？」世杰即將從前根由逐一陳告，行路之人無不嘆其節義，傷其禍慘，因說道：「今日天色已晚，他走不得到店裏了，不如扶他到前面鄉村裏宿，切不可在這裏冒風。」世杰即將衣服拿還路人，說聲：「多謝眾人，請了。」世杰乃輕輕扶起玉真到鄉裏去歇。及至村內，聞得啼哭之聲，說：「我兒婿去做生理，昨日起身，在船中沉死了。」世杰聽了對玉真道：「這消息是真，如今卻怎好？」玉真道：「兒心裏痛染沉痾，斷難活，必隨他去，乃合道理。」世杰道：「吾兒必須把定，念我二老未死，所賴何人？今康夢鶴已死，死者不可復生，為人當回心，以理制私，孝節兩全，乃可問世無愧。如必區區節烈，死而後已，忍父母置身於無依之地，九泉下雖瞑目於無緣之夫君，但天地間豈能愜快於至親之父母乎？」玉真道：「想光陰也是無憑，說兒與他係夙世前緣，除非是要兒死去與他結緣。今聽爹爹這說，兒不免隨爹爹回家，誓不改嫁，願奉爹娘百年後死亦未遲。」世杰道：「一日在生，勝你百日在死，死亦無益，到那時再來區處。」

世杰父子乃尋覓人家，暫宿一宵。孰知這鄉村中有一監生，姓高名仁，家積萬金，與姚安海素甚相熟，來府城裏，都宿在安海書館中，安海亦極趨承。他舊年纔失妻，今要選美麗的女子為妻，未有中意。出門覷見玉真低頭垂頸，眉蹙鬢敝，恍如西施之顰，喟然嘆道：「世間有這個女子，生得姿色，若嬌妝梳整，真有閉月羞花之容。不知他這等憂愁為著甚麼事？不免近前去問他。」

遂向世杰拱一拱道：「敢問尊叔帶此女到敝社有甚麼事？」世杰即與之實告其由，今要求歇一夜，未知誰家肯行方便，明早飯錢即當奉送。那高仁心歡意洽，恰恰顏色出得和氣，婉容之聲說道：「晚生有一間茅齋，床褥具備，專候那往來趕不到路站的眷安歇，就在此眼前，未知中尊叔意否？」世杰道：「這等陰鷲齊天。」遂同高仁到書齋中安歇。是夕，高仁宰雞烹魚，滿席豐盛。世杰道：「弟帶少盤費，怎麼受這盛饌？」高仁道：「買賣算分，請客莫論。尊叔尚肯垂愛，不卻微薄，晚生不勝榮幸。」世杰道：「無功安敢受祿？弟不過行路之人，安敢受兄厚惠？」高仁道：「人情何處不相逢。敢問尊叔家居何所？高姓大名？」世杰道：「弟家居府城內興貞巷旁邊，姓卜，名世杰。」高仁道：「這等是老先生，晚生失敬了，希祈見諒。請問老先生曉得姚安海否？」世杰道：「姚兄與兄是何貴親？」高仁道：「不過相識而已。」

高仁把眼光偷覷玉真，素手抵著牙兒，慢慢的優想，真個窈窕，問道：「老先生之女婿是何等人物？」

婿姓康，名夢鶴，尚未曾過門。」高仁道：「他是霞漳才子。」世杰道：「賢官那裏曉得？」高仁道：「晚生嘗去姚安海書齋中，曾相會過了，如今死得可惜。雖然，人之生死乃命所定，斷無有懺哭而能使死人復生之理，實皆自損身己，自誤青春矣。」世杰問道：「賢官尊姓大名？」高仁道：「晚生姓高名仁，前科忝叨成鈞，家中雖不至如石崇之巨富，然魚塘數十口，果叢數千宅，瘠田數千畝，衣食稍可過日。」世杰又問道：「兄有幾位舍人？」高仁道：「晚生命薄，年近三十，尚未有兒子。前年不幸失妻，至今未有婚對。」卜世杰道：「兄當此青春之時，又兼有此家業，何怕無嬌妻美妾乎？」高仁道：「晚生托媒婆遍處去求，尚未有合意的，有合意者，雖用千金之聘，亦所不辭。」

世杰微知高仁之意有慕于玉真，祇是默默不言，高仁亦相辭而出。惟卜玉真心神飛在康夢鶴身中，任他言語，並無半句入耳。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心戀落花。

願赴陽臺一點上，不聞金口說天華。

卻說高仁相辭出去，世杰因對玉真說道：「天上神仙境，地下富貴人。」玉真即應道：「兒視不義之富貴，如浮雲之無有。爹爹好去睡了，明早好走路。」世杰道：「吾兒飯亦不吃，睡也不睡，明日路途遙遠，怎麼走得？教我怎得不苦？」玉真道：「爹爹不必多憂，兒一身未死，路便會走。」斯時玉真羈寓他家，苦不可言。時人有吟一詞為證。詞曰：

靜聽流鶯棲未穩，風雨瀟瀟，哀鳴嘹嘹。愁聚眉峰獨自吟，暗室寥寥，幽恨嘵嘵。月下銷魂有誰訴？引領翹翹，號呼嚶嚶。江邊墜魄願君聞，精靈遼遼，心神飄飄。曉看天色暮看雲，飛雪瀟瀟，憂心切切。千點啼痕萬點紅，腸斷拗拗，愁恨繆繆。雨打梨花深閉門，長夜迢迢，淚流漉漉。風吹柳絮緊掩櫺，思君搖搖，顏色焦焦。

那知，高仁聽得卜世杰說明日路途遙遠，怎麼走得，即須先僱一頂轎，候他起身，待到半路走不得時，好把這轎抬他去，豈不感德我乎？俟後日慢慢再來希圖。到了次日，世杰拜謝高仁，領了玉真相辭而去。一路上顛顛倒倒，一步挨過一步。到了半路，玉真果然寸步難移，不得已，俯伏在壞牆邊。

坐到日色將午時，世杰搔首無策，祇是叫苦而已。此時父子無可奈何，祇得相向而哭。忽見遠遠一頂轎飛跑而來，大聲叫道：「秀才不必叫苦，高老爺著我們二人來扛小娘子。」世杰看見歡喜，說道：「好好，這等多謝了。吾兒從權請上轎去。」玉真沒奈何，上了轎去坐，不一時即到了家。

玉真下轎，對轎夫說道：「煩你去多多拜謝高老爺，說我感激他這等盛德，異日自然報酬。」玉真即入內，與母親林氏說康夢鶴沉船淹死情由，哭了一場，動人哀傷。未知玉真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